

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平原烈火

原著 徐光耀 改编 曲若铤



《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》

主编：曲若镁 田兆民

编委：温希良 吴国忠
朱东宇 张景超
韩妙丽

责任编辑：韩妙丽

封面设计：岳大地 王向群

封面喷画：孙作范

插图作者：赵 勋

封面题字：郭征夫

平原烈火

1942年5月，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地翻了一个个儿。

冈村宁次坐上飞机，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“扫荡”，残酷的战斗，到处是一片红火。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，骑兵包围了村庄，村庄烧起来，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。步兵们端着刺刀，到处追着，赶着，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，又从西村追到东村。遍地是“嘎嘎嘎咕咕”的枪响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，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，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，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，投的投河，跳的跳井，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，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，多少个青壮年、村干部，被裹着走了，送了煤窑，载出关外，运去日本三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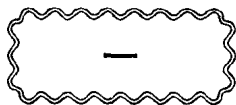
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有的突围了，有的冲散了，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，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。

冀中——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天。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，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，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，不几天便钻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“皇协”^①遍地跑，到处发横，爱杀就杀几刀，爱打就打几枪。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，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

^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。

也没有了。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，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。几天之间就像倒退了二十年。

但是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只要它有一个火星，它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！



7月，日本鬼子把“扫荡”重点移到沧石路以南来了。涂县、束鹿、宁晋、晋县……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，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地包围起来。

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，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。驻地孟格庄四处都发现了敌人，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，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；西边，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。情势是明明白白：顶住打，就要被消灭，除了突围，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。

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：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合紧，坚决冲出去！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，生得膀大腰圆，红通通的方脸，虽不是太高的个儿，给人一看，却觉得十分魁梧。他把盒子枪拉开栓，压够一条子弹，用大拇指扳住机头，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，说道：“同志们！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今个这一天了！是耻辱，是光荣，也就在这一回了！跟我走哇！”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：“周队长，我在头里！”他是

个共产党员，一向有“打仗瘾”的。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：“好，冲啊！”

“忽忽忽”一股风响，队伍一支箭似的进入村西道沟。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，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，人员不足一百三四。除了“忽忽忽”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，再听不见一点响动。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，一听这声音，就觉得今天的斗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，是万万没有可能的。

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，太紧迫了！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，只昨天一早，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，车上全是鬼子兵。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。在束鹿、晋县地里，情况更加严重，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，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，十分频繁。周铁汉早已感到：恶战总有一天要逼上头来的。现在，依照眼前情况看，这一天是到来了。

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，他想：在这个时候，怕死就准死，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拚，合大家的劲一块拚！拚得越顽强越勇敢，就越没有危险！想到这，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：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领头，后面一个一个紧紧跟着，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，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龙活虎。在身后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个顶个的结实雄壮，浑身劲气，情况虽然紧急，却看不透有一个发孬。周铁汉看到这里，信心更强了，精神更高了。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，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，有什么冲不破的，有什么可怕的。

大队长的计划，是甩掉后面——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，顺道沟悄悄地插往西北，争取在西边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，从敌人空子里钻出去。但是，一来敌人太多了，二来有五十公尺道沟没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，立

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，企图迎头挡住去路。

周铁汉看得清楚，想要跑在敌人前头，不叫敌人截住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便一面命令一排说：“坚决冲！敌人挡就打它，一定要过去！”一面闪在道旁，等大队长赶上来。

大队长钱万里的矮个儿，一步一步稳稳地跑上来了。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，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，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。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“马四环”^①紧跟着他。

“大队长，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，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！”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，双手向敌人方向作了个猛抛的姿势，这样问着大队长。

“你的队伍呢？前头怎样了？”钱万里叉开腿，稳稳站住说。

“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拔步要跑。钱万里又叫住了他：

“等等。”钱万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敌人方向仔细地观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，才放下手来，轻微地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冲不过去……”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：“冲不过去也得冲呀！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！”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，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前胸说：“要这个样子：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，占领那两块坟地，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。然后，大队直向西南，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。”钱万里把话顿住，察看着周铁汉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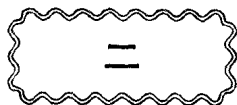
^① 七九步枪的一种，类捷克式，马步两用，有四个穿背带的环，故名。

颜色，见周铁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就接下去说：“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，敌人知道了上当以后，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，周队长，你的任务就是：先去粘住敌人，掩护大队主力突围；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，把队伍带下来。”

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。可是，任务来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，没有二话可说的。周铁汉简单地应声“是！”转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这时，西面敌人已开了枪，子弹迎头擦过。北东南三面的敌人，随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来。二中队后尾的枪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炒料豆一样，一会儿就响乱了。

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。钱万里看见：周铁汉跃出道沟，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，连连向前挥着。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。这一来，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，他们拚命地要卡死这道口子。而在西南，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。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，双手一摆，带领其余三个排，跃出道沟，一阵疾速的飞奔，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。



果然，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时候，又被敌人粘住了。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，膏药旗冲天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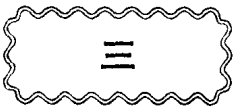
了几晃，五六十个鬼子哇地一声冲上来，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，机枪、炮弹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。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，不要说招架，连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。一班是被压下来了，半个班遭了伤亡。眼下的危险，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，就是：“撤不下来了！”

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。周铁汉在地上伏着，两道扫帚眉拧成个“一”字，闪着火眼盘算：现在撤是不行的，一撤准叫敌人把队伍追散；要撤，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，煞煞敌人的气焰。于是，他告诉大家：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，拧开盖，勾好线，听命令就摔。他自己，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，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。说时，前面柳条子乱晃，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，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，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。看看只离着三四十公尺，周铁汉就地一滚，一纵跳起来，用嘴把线一拽，右臂一抡，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流星似的飞出去：“手榴弹，摔呀！”随着周铁汉的声音，“黑乌鸦”成群飞出，火星飞爆，浓烟腾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上来的鬼子，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，后面的调屁股窜回了柳子行。趁这时，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，一溜烟向南跑下去。

刚跑出七八十公尺，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来。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。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，横栽在地上。一个战士上去搀他，刚一弯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，挎在脖子上，伸手就拉张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搁。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挡，错了错牙，镇定地说：“我不顶事了，你还是快照顾非党同志去吧！”丁虎子道：“这可不能，谁也丢不得！”张子勤扭个身，紧掐住鲜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关说：“赶快走你的！我无论如何是脱不过今天了，照顾我只会白白连累

你们。”丁虎子说：“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丢给敌人！”说罢，从身后架起张子勤的双臂，打算托起来抱着走。张子勤回头一看，见鬼子们的小钢盔一颠一颠已追上来，再几步就赶到了。他把心一横，上身猛力一摇，挣开丁虎子双手，用命令的口气叫道：“丁虎子！放了！”丁虎子突然吓了一跳。张子勤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，用嘴把盖咬下去，弦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枪一指道：“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动我，要看看手榴弹！”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挟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。张子勤平静如水，半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只把手榴弹藏进衣服里去了。

远远瞧见，一个鬼子上去了，刺刀逼住张子勤的心口，张子勤没有动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又上去了，他们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，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，一顶钢盔滴溜溜飞上了半空。烟落下去的时候，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。



三

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——北圈里，突然“轰轰隆隆”，烧了鞭炮市一样，一阵枪声响成一团。又见许多战士混乱地奔出村来，慌张地往回跑着。

“中了埋伏吗？”周铁汉腿下加快脚步，急急朝领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，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越迎住那人跑，就越生起气来。那家伙左手拖着枪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

身上的东西；米袋子、背包早扔光了，正往下摘手榴弹。

“你是哪的？混蛋！站住！”

那家伙被陡然一吓，昏昏地站住了，白蜡色的脸上，一对灰溜溜的眼睛，只管盯住周铁汉看，两腿索索地狠命筛着糠。许久，才囔囔地说：“二中队的。”

“往哪跑？”

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说：“村里净鬼子。”

“鬼子，为什么不打过去？”

“……”那家伙张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转回去！——临阵脱逃，崩了你！”周铁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严峻，这严峻给他的话加重了分量，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家伙莫奈何地转回身去。周铁汉问清他叫尹增禄，又问清大队在什么地方，就直跟住他的脊梁，让他带路进村。

和尹增禄一块的十几个战士，见这情形，早已停了脚，闪在路旁，没有主张地眨着两眼看。周铁汉把头向前一甩，一齐让他们跟了走：“往后跑也是敌人，宁死在阵前，不死在阵后，小伙子们上前冲！”十几个人中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，把拳头一举说：“二中队的成一行走好，胆大的往前头靠！人都是肉长的，人家全不怕，为什么咱怕？”周铁汉认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党的，名字叫赵福来。便柔声对他说：“福来，这十几个人由你负责，跟在我们后边，千万不要再跑丢了。”赵福来停住脚，咋的打个“立正”，满精神地答道：“是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尹增禄又把一件罪恶铸成了。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敌人碰了头，把敌人打退，就向西南突去了。尹增禄害怕再走大街，他企图绕过那个战场，就迷迷瞪瞪把队伍引进了一

条死胡同。当发觉房上鬼子正架着“歪把子”^①等在那里的时候，一、三班已经卡在里头。敌人的机枪夹带着轰隆爆炸的手榴弹，蒙头盖顶直浇下来。许多战士还没有弄清楚子弹从哪里来的，便倒在血泊里了。五尺宽的过道，登时染满鲜血。周铁汉和几个战士连蹿带蹦，闪在一个小门楼底下，急想找到个还手的机会。

意外的挫折在战士中引起了混乱，几个人首先把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禄脸上来。尹增禄吓得贴在墙上浑身发抖，他切实感到了自己的罪恶。当时，周铁汉忽然高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先对付敌人要紧哪，掏手榴弹，冲啊！”

“冲啊！”有两个战士上了刺刀，跨出门去。这时，尹增禄也举着枪跟在大家后面，一面左顾右盼地张望着；一面胡乱地拉着栓。这时，他又想杀个敌人赎赎罪，却又怕真地碰上敌人。他的脚刚刚踏出门槛，一个战士翻身栽回来，冒着鲜血的头，恰跌在他的腿上。尹增禄像挨了一箭，两手一乍，又缩回门里，他的脚尚未站稳，轰！一个手榴弹响在墙角，尹增禄撒手扔掉手中的枪，扑身倒下去了。

周铁汉当作尹增禄牺牲了，可是，门楼底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不要打啦，我，我投降！……”

一个苍白的面孔，绝望地看着天上，双手作揖似的向上伸去，狗一样跪卧在门外的墙角下。周铁汉立觉浑身一乍，像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心，全身都要崩裂了。

周铁汉一步跨出去，抓住尹增禄的脖领，死猫一样拖进门来，通的摔在地上：“我叫你投降！……”周铁汉嘴唇哆嗦着，气梗在嗓子上，肺也快憋炸了。他右手一甩，盒子枪响了一声，尹增禄

^① 日本造的一种轻机枪。

猛地向前一栽，仿佛一个斤斗没折成，脑袋戳往地上去了。周铁汉捧起一把土，狠狠地搓着手上的血污。

两个战士的手榴弹飞上房去，“轰轰”两声，“歪把子”被炸翻了，两顶钢盔滚下地来。

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要敌人再稍收费点劲，马上就可以把这五个人碾成肉酱。但是，从胡同里冲出去，想也不要想，那是连蝇子也难飞过的。周铁汉一面指挥着打手榴弹，压制房上的敌人，一面溜着墙根向西搜寻。忽然，一条生路被发现了：西矮墙的“根脚”已朽得满是窟窿，只剩了薄薄的一层。他招来战士们，用膀子顶住，齐力一扛，忽隆一声，墙倒塌了，五个人飞步纵出村外。

在村西的树丛里，与一排长孙二冬碰了头。他带着二班和赵福来几个刚从村后抢了来，人员也只剩七八个了。

在西南的漫洼里，远远看得见，整个大队仍然在边打边突围。



四

7月的太阳火似的烧着。钱大队长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，已经一口气跑了十几里。人们大汗淋漓，从头上直灌进鞋底，出气入气，嗓子里火辣辣在冒烟一样，嘴只管张着，舌头却像搅在粘胶里面，唾沫早已吐不出来。敌人呢，不光后面的在紧紧尾追，西北段村，东面侯庄，都发现了敌情，正前方四五里，秃苍苍一片

黄白色的土房子上面，牙口寨据点的大岗楼，兀然耸立，挡在眼前。

更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。钱万里是喜欢从从容容思考问题的，今天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使了，四面八方密密层层敌人，使他一时抓不住空子。战士们一边四面扭头，看着越逼越近的敌人，一边频频把两只眼向大队长望着。钱万里明白，这些眼里正藏着两点意思，一点说：“不怕，看大队长还这样沉住气呢，咱们怕什么？”另一点却说：“四面敌人都上来了，大队长，你也该快想个办法啊！”钱万里的心，又向下沉了一层。

远远看见，在四五里外，由西北而东南并竖着一排电线杆子，恰像隔开世界的高大篱笆。人人都晓得：电线杆子脚下是一道深宽各一丈多的大沟，沟那面是牙口寨通到罗口的汽车路，每隔二三里修着一个岗楼。这条沟，过去曾是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分界线，也是敌人向前“蚕食”的边缘。——战士们望着它，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。因为，这在“扫荡”以前，就在黑夜也是最难通过的。大队长望着它，却忽然起了另外一个念头；这念头从他心里刮过一阵小风，立觉轻快得多了。他想：敌人今日的“扫荡”，主要是对付根据地，只要突过这道沟，八成便突出了包围圈。至于牙口寨会不会有敌人来截击呢？可能性很小，敌人在今天不会把大兵留在家里不动的。——钱万里相信了这个判断，便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：

“冲过沟去！”

周铁汉带着十几个人正赶上来，钱大队长对他说：“你来了正好，赶快带你的二排，坚决冲过沟去！”

战士们在火热的太阳下跟骑兵赛跑。

鬼子的骑兵分成两股，一左一右在大队的两边镶着，向前抄下去。当他们快接近大窑的时候，战士们一个冲锋抢上了窑顶，两

个排子枪过去，把马撂倒了三四匹。骑兵们拨转头向更前方抄下去了。

通——咣！一连三发炮弹在人群前后炸响了。接连又来了三发，有两颗在空中开了花，随着“咣”的一炸，好像急雨的袭来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炮弹皮子从天上盖下来，恰似湖面上落下冰雹，地上每隔一公尺左右便有一个土泡溅起来。敌人好像看透了钱万里的心思，追击加紧了，一声不断一声地冷枪，也从背后“噗噗”追来。有几个战士又躺倒了，另有三四个被架着走。

战士的脚步都加快了，一来要超过前面的骑兵，二来要摆脱敌人的炮弹。但是，炮弹仍然三发三发地飞来，人们总有倒下去的。

丁虎子持着一支枪，背上还挎着三支，跑两步，走两步，张着嘴哈哈地喘，满脸涨得血红，青筋暴起一道一道的堤岗，汗好像泉水一样眼看着往外冒。周铁汉上去接了他的一支枪，嘱咐他不要掉队。

十七岁的小战士张小三，越来越跑不动了。周铁汉等了他几步，摘下了他的枪。可是，他仍然跟不上。这时的周铁汉，已有两支枪压在身上，因为照前顾后，到处指挥，跑的路更比别人多些，也累得一口不接一口，呼呼喘个不停。但是，当他再回过头去，见张小三一摇一晃，于是，他又停住了脚，等张小三赶上来，便弓下腰去，亲切温柔地问道：“怎么样啊？”张小三抬起眼来，乞求似的眨了眨，喘得说不上话来，只无力地把肩上米袋往下揪了一下。周铁汉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伸手给他摘下来，放在自己肩上，又把他两颗手榴弹解下来缠在自己腰里。张小三松口气，把裤子提了提，便又迈开腿向前跑下去了。

离大沟半里远的地方，有两块长满柏树的坟地。敌人的骑兵，左一股直追向东南逃着的战士，右一股把两座坟地占领了。一中

队二排在头前的七八个战士，冲了上去，马上被敌人的火力压倒了。

两块坟地成了拦路虎，部队被它挡住了。战士大部都伏在地上，有的一枪两枪还击敌人，有的等待下一次命令，有的干脆把枪抱在怀里，仰面朝天地躺着休息。张小三一面伏在地上喘气，一面偷眼向东南望着。

在那里，鬼子的骑兵正发挥着高度的威力，骑兵追击零散溃逃的人，永远是最拿手的。那十几个战士还在抵抗，看得见他们常常翻回身来，托起枪向敌人射击，不过，人数是一会比一会减少着。骑兵虽也在不断地落下马去，气势却还是那么凶猛。……

兜屁股追着的鬼子，很快就上来了，巴勾巴勾的子弹，声声在耳边爆炸。钱万里忽然向身旁几个战士问道：“你们说，怎么冲出这个圈子去呢？”一个战士好像重复刚才的命令，也好像就是这样认为：“坚决冲过沟去！”另一个战士说：“先要把骑兵冲跑！”又几个应和说：“对！先得把骑兵冲跑！”钱万里心里塌实下来，他认为这个测验结果很不错，自己肚里的决定，正和战士们的心思相投合。只在这时，他才第一次把盒子从枪套里掏出来，扳开机头，一块红绸子飘在柄上。他跑到人群中间，把枪抡着从空中劈了一下，大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”他再前后左右看了看，见战士们都仰起脖子，把眼光集中过来，就接着说：“要想胜利突围，就要把骑兵从坟地冲跑！不然就要被消灭！坚决冲啊！共产党员们站起来冲上去啊！”

周铁汉第一个站起来了。他从来打仗是闷着头，咬着牙，一句不哼的；今天却放大了喉咙，打雷似的喊出了第一声：“杀——！”接着站起来的是孙二冬、丁虎子、赵福来；先是共产党员们，随后广大战士们，都站起来了，遍地爆发了一阵震撼天地的杀声。挺着刺刀的、瞄着步枪的、挥着盒子炮的、提着手榴弹的，一齐冲

上去了。伤员们能站起来的，也冲上去了。

坟地里的骑兵疯狂射击着，但是，战士们还是上去了。前头的倒下来，后头的紧接上，没有弯腰的，没有回头的；五十公尺了，轰轰轰！手榴弹在坟地里炸起一片浓烟，把坟堆遮住了，把树木遮住了，针似的叶子飞上天去又落下地来。

敌人溃退了，坟地占领了，坟地里的鬼子死尸压着死尸。

“不要停，前进，前进！”周铁汉领着人们直取大沟。

噢！过沟了啊！战士们都涌过去，虽然背后追来的鬼子兵，机枪步枪加紧射起来，漫天漫地都乱串着子弹，战士们也全不去管了。冲啊！过沟啊！

大沟沿上本来有几个岗楼上下来的“皇协”，也叮叮当当顶头打了几枪，经了大风浪的战士们，看也不看他，一直涌过去了。大沟上没有桥，没有道口，两岸全是墙一样削立着。怎么过哟？却见周铁汉“噗通”跳了下去，“噗通噗通”战士们都跳了下去。伪军见来势太凶，忙钻回了岗楼。大家在沟里乱扒了一阵，可是都滑下来，削壁上连根草都没有长。

有了办法了。一个战士靠削壁立住，两手交插着攥紧放在小肚子上，说声：“来！”丁虎子把他的头一搂，第一步登在他手上，第二步登住他的肩膀，另几个战士把枪托子朝上顶在墙上，丁虎子登住枪托，身子一纵，跳上沟去。他叫了一声，忙把一只枪伸下来，底下人们又登在那战士的肩膀上，拽住丁虎子的枪苗子，丁虎子一就劲，把他拉了上去。人梯一个一个都搭起来了，在越飞越密的子弹群里，大队过了沟了。

逃过了岗楼上的有效射程，稀落的队伍慢慢地走着，骑兵一下子过不了大沟，太阳也压在树梢上了，部队从死地里逃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人们才感到两条腿除了酸痛之外，还有些粗肿。

五

队伍停在蒋家里。摸着黑，草草号下几家房子，战士们有的睡了，有的搞饭吃。

一晚之间，钱万里匆匆忙忙办完了两件事：第一件把人数查点了一下，一总剩了三十七个，除去自己和金山，再除了七个伤号，把其余的编了两个小队，每小队只十四个人了。第一小队长周铁汉，第二小队长刘一萍，副小队长孙二冬。第二件，把七个伤号组织了一下，由伤了胳膊的二中队一排长李茂林带着，把几个重伤的动员老乡抬着，送到小刘村去。那里过去是沟里的基点村，党的基础很强。钱万里给支部书记小海写了封信，让他把这几个伤号分散隐蔽起来，好好疗养。

院里自行车响，钱万里急急爬到窗眼上一望，是侦察班长罗锅子回来了，便叫道：“老杨，在这屋里。”罗锅子叫杨福静，昨天晚上派去监视宁晋城的。小时害病把背害弯了，立不直，人们叫惯了他罗锅子。他走进门来，把头巾摘下擦擦脸，白白的脸上，两只大眼睛只顾骨碌骨碌转，看看大队长的脸色，看看屋子的四角，愣愣的只管站着。钱万里拍一下炕沿叫罗锅子坐下，问他怎样找到队伍的。罗锅子说，在小刘村遇见了伤号，便直来这里了。

钱万里听罗锅子介绍了城里的情况，便把小队长们都叫了来。周铁汉挎着盒子，背着一棵大枪，腰里紧紧煞一条子弹带，一只